

五、中共近期軍演概況觀察

淡江大學國際事務戰略研究所副教授沈明室主稿

- 習近平發布開訓動員令，加強黨對軍訓工作領導，突顯習對軍隊指揮。另中央軍委印發「聯合作戰綱要」，不同軍種的聯合演習將成常態。
- 解放軍年來演習旨在強化各戰區與集團軍作戰能力，順帶製造威懾和嚇阻政治效應；未來觀察重點包括山東號是否繞至臺灣東部海域或西太平洋演訓、抑或聯合遼寧號舉行雙航母演練，陸軍是否舉行跨戰區對抗演練，或提升為集團軍層級的戰役對抗演習。

(一)演訓主軸

從今年初以來，在習近平的訓練動員下，解放軍展開一連串的軍事訓練，包含五大軍種、武警及五大戰區的部隊，分別舉行訓練動員集會，展開年度訓練工作。事實上，從習近平上任中央軍委主席以來，每年1月中央軍委最重要的工作就是發佈訓練大綱內容，以及開啟訓練動員的命令，各軍種、戰區及部隊在公布訓練命令後，亦會應訓在各戰區主要部隊舉行訓練動員，開啟年度部隊訓練，呼應中央軍委在訓練大綱會議的要求。

特別是習近平在2021年的開訓動員令強調，全軍要堅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貫徹習近平強軍思想，貫徹新時代軍事戰略方針，貫徹中央軍委軍事訓練會議精神，加強黨對軍事訓練工作的領導，聚焦備戰打仗，深入推進軍事訓練轉型，構建新型軍事訓練體系，全面提高訓練實戰化水平和打贏能力。目的在突顯習近平對軍隊的指揮，確實依照習的戰略方針，強化作戰準備。

中共另強調今年訓練要深化「實戰實訓、聯戰聯訓、科技強訓、依法治訓」，反映出過去解放軍訓練不能切合實戰要求、聯合作戰程度不佳、沿襲舊方法訓練以及不遵守訓練紀律等缺點。例如，以中共在今年初公布的「聯合作戰綱要」（簡稱「綱要」）來看，過去中共聯合作

戰主要的表現在戰役層次的訓練，在陸海空軍全面改編合成旅級的部隊後，聯合作戰部隊編成與指揮，在不同作戰想定與階段如何作戰，都需要更明確的指揮程序及要領。中共修改「綱要」的目的就是依據新的部隊編裝、可能作戰景況與環境、敵軍能力特點，進行調整與修正。尤其在指揮管制、部隊運動、聯合特遣部隊編組、不同型態聯合作戰任務（陸海空天、陸空、陸海、海空）都要加以律定，並且在熟練之後，才能發揮聯合作戰的效果。

（二）各軍種演訓情形

除了「綱要」內容的調整，最重要的是透過部隊訓練，落實與驗證聯合作戰的效能。以年來公布的演習而言，主要是各戰區集團軍或武警總隊象徵性訓練，意即部隊的基本訓練，著重在單位基本能力的提升與強化，跨軍種、跨戰區的大型訓練尚未發現。惟3月起陸續在南海、渤海及東海的聯合訓練，強調有陸軍、海軍、空軍、火箭軍、戰略支援部隊等參與，由綜合登陸艦五指山艦、驅逐艦銀川艦等組成的遠海訓練編隊，艦艇進行主砲對海射擊、防空反飛彈等多課目實彈射擊演練。

另外，海軍陸戰隊於空軍戰機掩護下，在西沙中建島舉行搶灘登陸訓練，搭氣墊船及坦克進攻，摧毀敵方工事。這些課目演練較像是艦隊或海軍陸戰隊對自己的任務與行動能力的驗證，非針對某一區域衝突的想定。五指山號及銀川號都屬於南海艦隊，並未遠程航行至其他戰區海域，或由其他艦隊的軍艦航行至雷州半島進行遠程航訓。

空軍比較特殊，除了在其戰區內進行飛行訓練外，從去年以來對於海峽中線、臺灣防空識別區西南空域的襲擾持續不斷。由東部戰區、南部戰區空軍藉例行飛行訓練，破壞臺灣防空識別區的合法性與正當性，疲憊及麻痺臺灣空軍戰力亦為其主要目的。更證明現階段仍是各戰區、各集團軍的駐地訓練，多數選擇在駐地的訓練場地實施。這種訓練規模及方式很難說是針對臺灣或美國的大規模演習，只能說中共解放軍以例行軍演強化各戰區與集團軍本身的作戰能力，延伸製

造成威懾或嚇阻的政治效應，並非針對某一區域情勢升高，可能爆發戰爭的臨戰訓練。

最後的例子是東部戰區位於福建的解放軍第 73 集團軍，近期出動兩棲重型合成旅，在福建閩南山區進行演習，考核官兵跨晝夜作戰能力。這應是合成旅本身的駐地訓練，看不出有對抗部隊。另位於浙江第 72 集團軍某中型旅進行夜間對抗演練，強調該旅裝步九連官兵發揮新型單兵夜視器材的技術優勢，隱蔽機動，對敵重要目標實施精準打擊。從這些描述可以看出可能只是合成旅的兩個營或連的夜間對抗演練，仍著重在部隊本身專業能力的提升。

(三)結語

根據中共解放軍「綱要」規範，今後不同軍種間聯合演習將常態化。相較過去只注重單一軍種作戰，很難在統一的指揮體系與數據鏈之下協調完成任務。隨著解放軍資訊化程度的提高，聯合作戰能力已經大為提高。但是一些相配套的法令與準則，必須依照部隊編組改變與資訊科技融入而調整。這也就是為何陸媒會說「綱要」著眼建構聯合作戰法規體系，建立基本概念，確立基本制度，明確基本權責，從制度面回答未來打什麼仗、怎麼打仗的重大問題。如果依照解放軍說法，修訂「綱要」有如此重要的意義，那很難想像過去中共聯合作戰的準則與依據，到底是如何形成。

觀察解放軍今年訓練及演習的重點有下列幾項：首先，已經移訓到南海艦隊的山東號，會否舉行航空母艦戰鬥群的遠航訓練，是否繞越至臺灣東部海域或西太平洋進行航訓，或者聯合遼寧號舉行雙航母的作戰演練；在陸軍方面，解放軍是否會如 2015、2016 年舉行合成旅級對抗演練，甚至是在內蒙古朱日和基地的對抗演練，或是跨戰區對抗演練，抑或進一步舉行集團軍層級的戰役對抗演習。上述這些海上及地上的演習，有無配合空軍戰機及轟炸機、火箭軍彈道飛彈、戰略支援部隊的電子對抗旅，進行完整的聯合作戰演練。

習近平曾經批評解放軍有「五個不會」、「兩個能力不夠」、「兩個

不相適應」、「三個能不能」、「兩個差距很大」，對共軍表達不滿。但是除了針對部隊與人事派系整頓之外，如何建構一個可長可久制度，規範共軍未來作戰訓練制度非常重要。過去共軍最大問題在於人事升遷毫無章法，除了賣官問題之外，基層部隊升遷掌握在政工手上，較偏重政治表現與忠誠，具專業能力者亦必須要在政治上求表現，才能獲得青睞。在發布訓練動員令後，許多部隊發布遵守習近平訓練指示，強化部隊實戰化訓練的新聞，某種程度仍在「講政治」，而非尋求軍事專業的提升。